

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

[英]托马斯·卡莱尔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英]卡莱尔
(Carlyle, T.)著;周祖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543-6

I. 论… II. ①卡…②周… III. 英雄—研究 IV.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57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

[英] 托马斯·卡莱尔 著

周祖达 译

张自谋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543-6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第一讲 神明英雄

奥丁异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1

(1840年5月5日 星期二讲演)

我在这里讲演，谈谈伟人，有关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出现时的风采，他们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塑造自己，人们对他们有何想法，以及他们做出何种功绩。——即论英雄，及人们对英雄的评价和英雄的业绩；亦即我所谓的英雄崇拜和人类事务中的英雄事迹。显然，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给予比我们现在希望讨论的更充分的论述。确实，这是个大题目，其广阔范围犹如世界历史本身那样无边无际。因为就我所知，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想要得到的一切事物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显然，对于这个题目，我在这里无法给以恰如其分的论述。

差堪自慰的是，无论从哪方面说，伟人都是良师益友。我们研究一位伟人，即使不够充分，也总会有所获益。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



1

它不仅像盏明灯,更像上帝赐予的日月光辉;如我所说,这是一种体现天赋创见、豪迈刚毅和英勇崇高品德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其光辉的照耀下,人人都会感到受惠无穷。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你都不会不愿在这种环境中徘徊片刻。我们从相距遥远的国家和时代中选出的六类英雄,在外观上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忠实地观察他们,或许他们能给我们说明某些情况。如果我们妥善地研究他们,我们应该可以窥见世界历史的精华。如果此时此刻,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只要我能向大家阐明英雄品质的含义,阐明在一切时代中使伟人与凡人相结合的神圣关系(因为我完全可以采取这种称呼);我将十分愉快;因而这就仿佛说我尚未详细论述我的主题,而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我必须尝试一下。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对他自身来说是首要的事情。这句话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有道理的,对个人如此,对众人组成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在这里说的宗教信仰,并非指某个人自己宣称信奉的教会信条,也不是指某个人用语言或其他方式来表示和拥护的宗教教义;这些完全不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我们看到种种自称信奉宗教的人,按其中的不论哪条教义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有价值的,也许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入教的誓言和宗教主张不是我说的宗教信仰,它们往往出自人们的表象,出自仅仅为自己辩解,即使说得娓娓动听。我所说的宗教信仰,是指一个人实际上信仰一种事物(这种信仰甚至不必向自己起誓许愿则已足够,更不必向他人表白);是指一个人实际上铭记心灵深处的事物;而且能确切了解他与这个神秘世界的至关重要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中的本分和命运。这对他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要的事情,而



且创造性地决定其他一切事物。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 否则就可能只是他怀疑宗教的态度或非宗教信仰; 按这种态度, 他感到他自己在精神上与冥冥世界或虚无世界有所联系。由此我说, 你若能给我说明这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就在很大程度上向我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将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因此, 人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 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仰的是什么宗教? 他们信奉的是异教吗? 是崇拜多神吗? 是以生命奥秘为纯粹感性表象? 是因以其中自然力量为认识的第一要素吗? 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教吗? 是信奉一位上帝, 而这位上帝不仅是真实的, 而且还是唯一真正存在的吗? 时间是经过其一分一秒的瞬息而系于永恒的吗? 异教的权力王国是被更高贵的至高权威所取代, 那是教皇陛下吗? 或他们对宗教是持怀疑态度的吗? 即对是否存在冥冥世界, 对除了狂人以外是否有任何生命的奥秘, 持疑信参半的态度, 或满腹疑问, 或表示不信, 或断然否定。解答了上述问题, 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人类史或民族史的精华。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 感情是人类思想的根源;⁴ 而决定人类躯体和存在的乃是人类的无形的精神世界。我认为, 宗教乃是有关人类的大事。在我们的讨论中, 尽管我们会受局限, 但把考察的重点引向宗教方面是有其好处的。这个问题弄清了, 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奥丁^①是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中心人物, 是浩瀚万物的象征, 我们选他作为系列讨论的第一位英雄。让我们对这位神明英雄, 这种最古老、原始的英雄品质的形态进行初



① 奥丁是北欧神话中的主神, 系智慧、诗词、战争之神, 又为死者及农业之神。外形为一戴帽、执杖之独眼人。——译者

步的探索。

这种原始的异教,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非常怪异陌生的事物,简直不可思议。一片错觉、困惑、虚幻和荒谬引起的糊里糊涂而使人无法摆脱的迷津,掩盖着全部生命。这使我们充满惊异,几乎难以置信。因为心智正常的人竟能平静地睁着眼睛去相信这种教义,并以此指导生活,实在使人难以理解。那些人还把不幸的当代人当作神来崇拜,不仅如此,甚至还崇拜偶像、各种生物及非生物,并且根据他们的宇宙观炮制一些使自己迷惘困惑的幻象。所有这些看来都像难以置信的神话。然而,他们当时曾这样做却是确凿的事实。这类妄用崇拜和信奉异教造成的荒谬绝伦的迷津,确实使那些同我们今天相差无几的人们奉若神明,安之若素。这真是怪事。其实,如果我们为人类已达到比过去更纯真的幻想高度而高兴时,那么,我们对当时人类内心深处的阴暗而不妨暂停忧愁与沉默。这类事物,过去曾有,现在也有;人所共有,我们亦不例外。

某些抽象理论家对这种异教信仰所做的解释过于简单,他们
5 认为,异教纯系谎言、僧侣权术和欺骗,任何心智正常的人绝不会相信,只有设法去说服一些心智说不上正常的人去相信!因此,反驳这种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假说,则往往成为我们的责任。我由此开始批驳这种关于异教的假说。同时,也涉及其他各种主义;关于这些主义,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曾力求赖以立身于世。各种教义本身均有其真理,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谎言和欺骗固然很多,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是宗教在较早期的衰落阶段,诈骗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欺骗绝不是最先影响宗教的,欺诈并不是宗教具有的



健全状态和生命力，而是宗教的弊害，是宗教行将灭亡的必然预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在我看来最令人悲伤的假设是认为，欺骗产生信仰，甚至野蛮人也莫不如此。其实，欺骗产生不了任何东西，只能使一切事物死亡。如果我们只看见有关任何事物的种种欺骗，如果不把欺骗全部否定，我们就看不到事物的核心。对于作为弊害和起腐蚀作用的欺骗，我们以至整个人类的唯一任务就是抛弃它们，把它们从思想和实践中加以清除。不论何处，人总是谎言的天敌。我发现喇嘛教本身有其真理成分。我们不妨阅读特纳先生根据实地考察而写成的那本观点公正、论述清晰却又流露怀疑态度的著作《出使记事》^①，便可明了。这些贫苦的西藏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教规。他们认为，佛祖总是要自身下凡转世，世世代代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信仰一种教皇！说得更确切些，实际上是相信世上有一个最伟大的人，这个人是可以找到的。此人一经发现，人们就必须对他无限服从！这是喇嘛教的真理，“可能找到”的观点是其独特的谬误。西藏僧侣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去6寻找哪个人是最伟大的，足以胜任统治他们的至尊者。这是拙劣的下策，但是，与我们认为最伟大的人总是某某贵胄的长子这种办法相比，它们是否相差很远呢？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方法是件难事！我们只有首先承认异教的信徒们曾经相信他们的宗教是至诚真理，我们才能开始有机会理解异教。我们应该十分肯定，人们过去确实信奉异教，他们与我们现代人完全一样，有明亮的眼睛和健全的感官，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信奉异教的。



^① 指塞缪尔·特纳著《出使西藏纪实》（伦敦，1806年）。——译者

现在的问题是：何种异教能够存在？

另一种比较值得重视的理论，是把这类事情归之于寓言。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它是诗人心灵的作用，是诗人心灵对世界感受和认识的影像，通过寓言的虚构，赋予人格化和形象的形式。他们还说，这符合人性的基本法则，这法则不论在任何地方，即使是在不太重要的事物中，都明显地起着作用。一个人有了强烈的感受，总要力图把它表达出来，力图了解呈现在他面前的生动形态，似乎其中蕴含着一种生命和历史的真实。无疑，这种法则是存在的，而且是人性最深处的法则之一，也必须肯定，它在宗教信仰中确实起着根本性作用。对这种把异教的起因全部或大部分归之于该法则的说法，我虽然认为它比较值得重视，但并不能说它就是正确的假设。试想，人们能相信一则寓言和诗人的一项文字游戏并以此作为我们的生活指南吗？人们需要的不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生活在世上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事情，死亡对人来说也不是游戏。人的生命绝不是游戏，它是严峻的现实，活着完全是严肃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这些持寓言为宗教起源观点的理论家，虽然正在走向真理，但他们也未到达真理。异教信仰确是一种寓言，是人们对世界感受和认识的一种象征，一切宗教亦复如此。这种象征总是随着对世界感受与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本末倒置，把结果和目的当作起源和动因。人们需要的不是美丽动听的寓言和诗人完美的想象，而是要知道：对这个世界应抱什么信念，人生应该奔向何方，在人们奇妙的生命中，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忧虑，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



《天路历程》一书,是优美、公正而严肃的寓言作品,但是班扬^①的这个寓言的产生能先于它所表现的信仰吗?宗教必须早已存在,为人们所敬仰,然后才会有寓言作为其影子出现。寓言虽有其十分严肃性,但比起力图以诗意来表现的威严的事实和科学的确实性来,可以说它是戏剧性的影子,不过是幻想所起的作用。寓言是必然性的产物,而不是其创造者。不论是班扬的寓言,还是其他任何寓言都是如此。因此,对于异教仍需探讨,其科学的必然性来自何方?那些令人困惑的各种寓言、谬误和混乱的根源出自何处?它是怎样的?它是什么?

不论在这里或任何其他地方,妄图对异教的年代久远、令人困惑和模糊不清的错综复杂现象进行“解释”,无疑是愚蠢的。这种 8 现象不像遥远的大陆、坚实的土地与事实而是像虚无缥缈的幻境。这种现象过去虽然是真实的现在已不复如此。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表面的幻境一度曾是真实的,它不是诗人的寓言,更不是诡计和欺骗所创造的。我认为,人们绝不会相信空洞的废话,绝不会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受各种寓言的危害。在任何时代,特别是在早期真诚的时代,人们就有识别骗子和憎恶骗子的本能。我们不妨试一试,撇开异教起源于欺骗和寓言的说法,并热情地倾听那异教时代久远而杂乱的传说,看我们是否至少能够肯定这一点:在人们的心灵中存在着某种事实;他们也并不撒谎或精神错乱,而是在其本身低下的状况下保持真实和神智清楚。



① 班扬(1628—1688),英国散文作家,清教徒牧师,反对王政复辟。因传教违反国教规定,被拘禁12年。《天路历程》为其代表作。——译者

大家都记得柏拉图有关想象的比喻^①，说的是一个在黑暗洞穴中长大的人，突然被带到高处去看日出。他看到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漠然置之的景象，会感到多么惊奇，欣喜若狂！他既有童年容易接受外界事物的感觉，又有成年人的熟练官能，他的整个心灵被这种景象所激动，他会认为，那肯定是上帝的安排，他的灵魂就崇拜倾倒在其面前。在原始民族中正是有这种孩童般的崇高性。在原始人中第一个异教思想家，第一个开始思维的人，正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兼有孩童和成人特点的人。这样的人既有童稚的单纯无拘束，又有成年人的深沉刚强。大自然对他来说尚无名称，他还

9 没有能力像现代人那样把变化无穷的万千景象，如声音、形状和运动概括为宇宙、大自然等等的名称，——从而以一个名称把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对于愚昧无知的野蛮人说来，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还没有被各种名称和惯用语所掩饰，一切都毫无掩饰地闪现在他面前，美丽，可怕，而且不能言传。大自然对这种人来说，就像思想家和先知长期认为的那样是超自然的。这个花草繁盛而坚实的大地，有树木、山岳、河流和喧啸的海洋，时而是广阔深邃大海般的蓝天，呼啸掠过天空的风；时而又乌云密布，电光闪耀，冰雹降落，大雨倾盆，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还不了解，而且绝对永远不能了解。人们并不是因为有卓越的洞察力而排除了这个难题，而是由于我们过分轻率、疏忽与缺乏见识。正是因为我们不进行思考，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现象也就

^① 见柏拉图著《理想国》第七卷开始部分：“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商务印书馆版中译本第272页）——译者



不以为奇了。我们形成的各种观念完全受着传统、异端邪说和传言的重重包围与束缚。我们把乌云中的闪光称为“电”，还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加以讲授，并从玻璃和丝绸的摩擦中得到类似的现象。但是，电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产生的？它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科学已为我们作出了许多解释，但它还是浅薄的知识，因为它掩盖了伟大、深沉、神圣而不可知的无限领域，这个领域人们永远不能渗透，任何科学对此也显得非常肤浅。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科学，这个世界仍然是个奇迹。任何对它进行思考的人，都会感到奇妙莫测，以至不可思议。

世界上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那个无始无终、无声无息和永不停止的东西，叫做时间。它像包容一切的无际海潮，人们和整个宇宙好似漂浮海潮上的薄雾，像幽灵般时隐时现。这确实是一种令人瞠目的奇迹，——因为我们无以言传。——哎呀！野蛮人对这个宇宙能了解什么呢？而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呢？这是一种力量，千变万化、形成无比错综复杂的力量，这种力量独立于我们以外。总之，力量不是我们，而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力量，力量，处处皆是力量。人们本身也是中心的一种神秘力量。“落在大路上的每片枯萎树叶中都有这种力量，否则，它怎能下落呢？”而且，还可以断言，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思想家来说，如果这种力量可能存在的话，这也必定是一个奇迹。这个巨大无限力量形成的旋风包围着世上人们，它永不停息，无边无际，永恒持久。它究竟是什么呢？宗教徒的回答是上帝的创造；它是全能的上帝的创造！信奉无神论的科学，使用科学术语、实验等等办法，却不能自圆其说，把它视



为可以装入莱顿瓶^①中在柜台上销售的贫乏而无生命的东西。实际上,任何时候,人们如果真实地运用自身天生的感官,就会认为这是活生生的东西,——啊!是一种无法言传,像神一样的事物。既然各种科学无法解释,我们最好对它表示敬畏、虔诚地膜拜和保持心灵上的谦卑,不用言语,也可以沉默地崇拜。

现在我要进一步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有一位先知或诗人来教导我们,去摆脱那些粗浅、不虔诚的束缚、术语和科学传闻。——古代真诚的灵魂尚未被这些东西所累,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当今世上的人们只认为天才是神圣的,而在当时则凡是关注它的人都是神圣的,当时的人们赤裸裸地面对这个世界。“一切
11 都像上帝或者就是上帝”。——让·保尔^②仍然这样认为。这位智力超群的让·保尔有能力避开各种不实之词,但是当时却没有这些传闻。老人星^③以其蓝宝石般的晶莹光辉(它那神奇般的蓝色光灿本身远比我们现在见到的要明亮),照耀着荒漠,照入野蛮人以实玛利^④的心坎,引导他走出荒芜的不毛之地,他的未开化的心灵充满感情却又无法以言语表达出来。老人星像是一只小眼睛,发自深邃的永恒向他闪烁,显示其内在的光辉。难道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原始人何以崇拜老人星,而后来的古也门人又^⑤怎么崇拜星辰?依我看,这就是各种形式的异教的秘密所在。崇拜就是超

① 莱顿瓶,旧式的电容器。因在荷兰的城市莱顿最先使用而得名。——译者

② 让·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1763—1825, Jean Paul 为笔名),德国小说家,浪漫主义和心理小说的先驱。——译者

③ 老人星,夜晚天空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亮星。——译者

④ 以实玛利,《圣经》中人物,事迹见《旧约·创世记》第21章。——译者

⑤ 古也门人,即赛伯伊人,住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现名也门]的阿拉伯族。——译者



乎寻常的惊奇，对于事物无限的惊奇，就是崇拜。对这些原始人来说，他们看到周围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类似神明或神明的象征。

我们再来看看在这里面有什么永久真理因素。如果我们能放开思路和视野，不是也能通过每一颗星，通过每一片草叶看到上帝吗？现在，我们已经不这样进行崇拜了。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每一物体中都有一种神圣的美，每一物体确实仍是“一个可以窥见无限本身的窗口”时，这种崇拜方式不仍有其价值、仍被视为人们所说的“诗人本性”的证明吗？凡能洞察万物中的美的人，我们称之为诗人、画家、有天才异禀、才华横溢的可爱人物。那些未开化的古也门人早就——以其自己的方式作出了这种表现。但不论使用何种方式，他们能做到这一步就有其功绩，总比那些十足的笨蛋之所为、比起没有思想的牲口之所为，——即比毫无作为要好得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论见到什么事物都把它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对我们显示的象征，那么，我应当补充说人是比任何事物更主要的象征。人们知道圣·克里索斯托^①在谈到希伯来人的舍金纳^②或约柜^③即上帝明显的启示时有句名言：“真正的舍金纳是人！”是的，确实如此。这并非空话，而是真正符合实情。我们的本



① 圣·克里索斯托(约347—407)，希腊教父，擅长辞令，有“金口”之誉，因急于改革触犯权贵，遭监禁，死于流放途中。——译者

② 舍金纳，希伯来文。shēkhināh的音译，原意为“上帝之荣耀存留大地”。犹太教有时用以代称雅赫维神名。或称神之显现，或指神显现时光芒四射之云。——译者

③ 约柜，亦称“结约之柜”，是古代犹太人存放上帝约法的圣柜。据说：摩西奉上帝之命，以贵重木材制成方柜，内外包金，用以保存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约法。柜内藏有两块刻有十戒的石板，还有藏着“吗哪”(天降食物)的金盒及亚伦的手杖。见《圣经·出埃及记》第24—26章。——译者

质,我们自称为“我”的内在奥秘,——啊!用什么言辞来表达这些东西呢?——应该说是上帝的气息,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在人身上的显示。人的躯体、各种官能和生命,所有这一切不全是那无名之物的外罩吗?虔敬的诺瓦利斯^①说:“宇宙只有一座神殿,这就是人的躯体。没有比这崇高的形式更为神圣的东西。对人的膜拜就是对肉体中蕴含的天启表示崇敬,当我们把手放在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接触了上帝。”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只是华丽的辞藻,其实不然。只要认真思索,就知道这本是科学的事实;这种言论表述揭示了事物实在的真理。我们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上帝非常玄妙难测的奥秘。我们不能理解它,也不知怎样表述它。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就能感知和体验,情况确实如此。

然而,这些实情,过去比现在更易感受。人类幼年时期的人们既有童稚般的新奇感,又有成年人的认真和深沉。他们不认为仅仅以科学名词便可通晓天地万物,而是只能以敬畏和惊奇的神情直接凝视它们,他们更能感受人和自然中的神性。——他们并非

13 发狂而崇拜自然,而且崇拜人胜过自然中的其他任何事物。正如上述,崇拜就是无限敬仰,他们只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官能和心灵的全部真诚,便能做到这一点。我把英雄崇拜看作古代思想体系中主要的修饰因素。我可以说我之所谓异教的错综复杂现象,有许多根源,对星辰或自然物体的每一敬仰与崇拜,是一种根源,或是根源中的一个部分。但是,英雄崇拜却是一切根源中最深刻的根源,是主

^①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Novalis 为其笔名,意为:休耕地。本名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译者

根,其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吸取养分而发展起来的。

再说,既然连崇拜一颗星都有意义,那么崇拜英雄的意义就更大了!崇拜英雄就是对伟人卓绝的敬仰。我认为伟人总是值得敬仰的,实际上,此外再没有值得敬仰的东西了!在人们的胸怀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对高于自己的人产生的敬仰更高贵的感情。直到这时,以及在任何时刻,这种感情为人的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我认为这是宗教的基础,不仅异教如此,而且更高更纯真的宗教,——迄今已知的一切宗教,都是如此。英雄崇拜,即以无比的炽烈之情,衷心敬仰与膜拜一位神一般的最崇高的人物,——这不就是基督教的萌芽吗?一切英雄中最伟大的是唯一至高无上者,——我们在此无须明说!让我们用庄严的静默,沉思那神圣的事情,就会悟出贯穿于世界上人类全部历史的最终的完美原理。

在比较原始但还不是难以表述的领域内,一切忠诚不是也和宗教信仰相似吗?信仰是对某个有灵感的导师,对某个高尚的英雄表示的忠诚。所以,作为一切社会不可缺少的忠诚,难道不就是源于英雄崇拜的产物,即对真正的伟人表示顺从和敬仰吗?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切显贵阶层,我们可称之为英雄统治即英雄政府——,或等级制度,因为它也是非常“神圣的”!公爵(Duke,拉丁文为:Dux)意即领袖;国王(King的词源是 Kōn-ning, Kan-ning),意即有见识或有才能的人。社会中到处都有一种对英雄分等级的崇拜,——也就是对真正伟大和贤明人物的敬仰和服从。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我认为,实情确是如此。社会中的显贵要人们,好比是代表黄金的钞票——可惜,其中总会有一些是伪钞。有一些伪钞,甚至有



许多伪造的假票,这尚无碍大局,但是,如果全部或大部分都是伪钞,人们就不能容忍了!那就会爆发革命,发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呐喊。——由于全都是假票,没有黄金作后备,人民就会在绝望中呐喊,没有黄金,从来就没有什么黄金!——然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类存在,像“黄金”般的英雄崇拜就会存在。

我充分注意到,有人认为英雄崇拜,即我所谓的英雄崇拜,在现今已经过时了,终于不存在了。这种否认当今时代伟人的存在,否认对伟人的需要的说法,是值得花些时间加以研究的。我们向评论家举出一位伟人,譬如路德,他们一开头就对他进行所谓“描述”,不是对他崇拜,而是从各方面加以评头论足,使他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们说,他只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把他召唤出来的,时代主宰了一切,他毫无作为,他不过做了我们这些渺小的批评家也能做的事情而已!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可悲的。是时代呼唤出来的吗?哎!我们知道,各种时代都要竭力召唤自己的伟大人物,但是他们召唤,伟大人物并不一定能出现!当伟人没有
15 出现,上帝没有委派他时,即使时代大声疾呼,仍不免陷于混乱和破灭,因为伟人未能应运而生。

如果我们想一想,只要能找到一位伟人,一位英明和诚实的人,其智慧足以真正识别时代的需要,其胆略足以将时代引向正路,那么,任何时代就不至于崩溃。这样的人是所有时代的救星。但是,那些平庸的时代,由于人们没有信仰、苦恼和困惑,由于他们毫无朝气的疑虑特点和难以克服的境遇,软弱无能地陷入更深的困境而走向崩溃,所有这一切,我把它比作干枯的柴火,正等待上帝的火种点燃。伟大人物有直接来自上帝的无穷力量,就是火



种。他的言论是济世良言，人人都能信赖。他一旦把柴火点燃，一切都围绕他本身燃烧，变为和他自己一样的熊熊烈火。有人认为，是那堆干枯的柴火把他召唤来的。它们确实非常需要他，但是关于呼唤他——！——我想，那些人就是目光短浅的评论家，他们叫嚷：“看！难道不是干柴引起火来的吗？”对于一个本身就微不足道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不信仰伟人更可悲的了。就一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完全漠视精神上的火种，而只相信那堆干柴更可悲的了。这就是没有信仰的最终结论。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代中，我们将会发现，伟人是他们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救星，——他们是火种；没有他们，柴火不会自行燃烧。我早已说过，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

这些渺小的评论家力图宣扬无信仰和普遍的精神瓦解，但所幸他们并不总能完全成功。在任何时代总有可能产生伟人，足以说明他们及其理论是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何时，他们都不可能把活着的人们心中对伟人的某种特殊的崇敬彻底消除，这种真诚的敬仰、忠诚和崇拜，即使还是模糊不清和歪曲的，都不可能彻底消除。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会有英雄崇拜。鲍斯韦尔^①崇拜他的约翰逊^②，甚至在18世纪也是如此。不信宗教的法国人信仰他们的伏尔泰^③，对他掀起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英雄崇拜，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他们“把他隐埋在玫瑰花下”。法国人对伏尔泰的崇拜，总使我感到非常奇怪。诚然，如果



16

15

① 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牧师、作家。——译者

② 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在本书第五讲，有专节论述。——译者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信奉洛克经验论，曾两次入狱，后被逐出国。——译者